竹初詩鈔

竹初集序

同里趙懷玉

論詩于今日難矣朝方擒翰暮已殺青幾於家刻一編架不勝庋其號爲顓門之業者非不聲稱籍甚綜其所失約有四端苟爲驚人徒尚虛響雕飾外具經緯中紊一也力掃藩滐務歸平正才或未逮覽之意索二也才分優矣萬範忽如濫傷所及殊乖大雅三也便便腹笥食古未化非苦詰屈則涉餖飣四也夫情理設位而文釆行乎其中求其犂然各當於心者殆罕其遇焉大令錢君季木少稟慧業習聞父兄之教讀書好深湛之思生平雅擅三絕而尤邃於詩之官未久即賦遂初益肆

志吟詠其詩出入少陵眉山之間而汎濫諸家取法乎上故能奄有諸長大都摹繪景物而不病於纖抒寫胸臆而不傷於直隸事精切而無饑績之迹託興高遠而有醞釀之致所謂正始之音于今未墜者其在斯乎君長余八歲不鄙黯淺每有所作輒遝復商搉乾隆己丑嘗一序君詩時君年財及壯余於詩亦甫涉門徑未足以盡其所詣忽忽三十年追念陳迹已若隔世而君歸道山亦再更滄桑矣頃文孫潤斯將彙其詩文鈔付梓而以全集相質因汰舊序而重爲敷述如此君亦攻古文辭毛子洋溟序之兹不復贅抑余重有慨焉吾鄉前輩譔著多有可傳而子孫或無力謀諸剞劂有力者又

急其所緩未暇以爲遂相率而就湮沒若馮斯之不忘其祖汲汲表章非已加人一等哉嘉慶十三年夏六月

竹初文鈔目次

卷之六

竹初文鈔卷之一

武進錢維喬樹參著　姪伯坰中錫編

孫淵斯 溎斯 校字

序記

重修鄞縣志序

周禮大司徒之屬有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郡縣之志殆由此昉乎蓋一邑之山川疆域兵農賦役人物政治非有載籍臚列之在官無以考鏡于成迹在民無以觀感于前型是志也者守土之吏與邦人士交有責焉者也鄞爲古句甬地浙東望縣也負山濱海形勢扼要有魚鹽市舶之利宋元迄明

人才尤蔚然稱盛乃予甫下車即訪求邑乘自閩貢士修輯後已閱百年續有太守曹公之郡志亦幾幾六十年矣此六十年中風俗之變遷政事之沿革未知何如而典章散佚文獻彫零已可概見歲在乙巳爰延家詹事大昕主纂修之任與邑中碩學蒐羅考訂闕者補之冗者汰之譌者正之中間予偕計吏北行局遂輟丁未踵行前後計一稔餘乃蕆事焉詹事博雅醇儒虛中無我集衆善而勤勤不勌識大識小書成事詳而文簡可當良史矣抑予因之有感焉

天子置令長親民之官所期甚厚苟能興利除害與百姓休戚如一體雩竟陵四盡之羞致中牟三異之美庶

幾上無負

聖朝下不忝厥職考前志名宦吾錢氏如康憲之治廣德宅山堰君倚定酒場官鬻之制以蘇衙前之困代有德澤流播明州君倚則又毘陵人也至如王芳洲陸岱贍二公皆吾桑梓前賢曾官茲土循績炳著簡冊予何人斯承之六年矣錄錄簿書期會間與時俯仰豪無片善及民雖幸從諸君子後稍分參校之勞然稽戶口之日繁則懼撫綏之不易也覽隄防之多廢則慮水庸之難復也科名減而漸衰習俗漓而失舊則慚禮教之未遠而振興之不力也凡規具在地方竟無起色傳有之受人牛羊求牧芻而不得謂之何哉惟重有望于後之

賢有司而已

送崔苣坪令南鄭序

士君子讀聖賢書談經濟一旦坐言起行可以實效及人者有之乎曰有之方今莫如縣令縣令得百里之地而治之於古小諸侯也有民人社稷之任有農桑戶口禮樂刑罰之責權足以自爲而又紆組綬擁輿從前呵後殿俾人于道雖一邑長可謂赫赫矣崔子非縣令才也崔子以晉人弱冠躋上第志在登承明步金馬致身清秘且好吟咏工詩詞有太白少陵溫李諸家風格不樂以簿書顯者雖然人謂縣令不足盡崔子才也可崔子謂縣令不足自盡其才也不可夫崔子雖才度未必

如相如子雲劉歆班固諸人也今之登承明步金馬者苟無相如子雲劉歆班固之才則何足以鋪揚郅隆潤色鴻業是其員也縣令不然民生休戚于是乎繫利弊興革于是乎操而又繩之以考課黜陟胥之以條律期限一不得當不能久于其位非如優遊廩祿者可以坐而致之也是故雖無龔黃卓魯之行趙韓嚴尹之才苟其心存濟民不負所學皆足以勉而自盡且崔子恂恂然儒生所不足者武健嚴酷及逢迎結納之術耳孔子曰學道則愛人又曰不陵下不援上爲民牧者將必出于武健嚴酷逢迎結納乎哉卽世或有以此得上最膺殊擢者吾黨爲政第當衷之古人巧失拙得固未可知

也況人孰無能不能崔子非闇者用其所長知其所短深思寬猛相濟之道而日益達于政焉雖古良吏何足爲崔子難哉

贈翁右民序

嘗讀太史公扁鵲傳飲上池水見五臟癥結疑以爲非常人及觀其對虢君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乃知鵲一誠實樸愿人也不則方自神其術肯爲此言哉翁叟右民世居慈湖之鳴鶴場戊戌巳亥間予識之於武林其人頎而長言貌真率不少緣飾時方伯國公患有物旋走腰間如泡漿莫能識叟曰此濕痰注帶脈耳投以四劑霍然制府楊公病傷

寒吳越號能醫者畢集證日劇叟一視之曰是由暑風嘗令轉瘧乃差兩劑果瘧作病旋已以是叟之名益隆及余令菰江敷延叟至官舍悉其生平翁藹誠實樸愿人也夫醫道至今日幾絕矣不讀方書不辨經絡不審脈色形聲不明表裏虛實寒熱下指恍惚但多其物以倖有功甚或朝補而夕攻焉惟鐵刀是圖病者所苦出戸則纖毫不存於胸日診數十人偶一中輒詡爲能奪造化矣噫此市井虛誕之流也叟弱冠時因母病窮研軒岐家言中年補弟子員其間近遊金陵維揚吳門遠客粵西最後適閩南所至療病無算不計利今且八十有三矣里居孜孜爲善蠲貲建藥皇廟合刀圭捨人修

葺道塗以便行者何一非仁術之所推廣歟昔皇甫謐因患風痺習醫隱居不慕榮祿人以爲高士叟之孝逾于謐孫思邈學道鍊氣傳有千金方人以爲仙叟之耄耋而神明不衰等於思邈是活人多矣能毋自活乎造物者能毋令其久活以更益活人乎予故贈之文以爲之壽至其所治療輒有醫案若干卷異日當索而梓之以厲世之習爲醫者

趙撝齋孝行編序

孝有可言乎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足以通神明而光四海終身行之不能盡也然而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又人之生初之性也嘗觀古之以孝稱者如朱穆黃

香王修陸續劉芑王僧孺謝藺滕曇恭諸人其肫肫懇懇於所生者皆在總角時而後世鄉黨樸僿之子往往目不識一字而至性所成有過於士大夫百倍者是豈有所效法而然哉雖然孔子大聖曰吾行在孝經曾子大賢服膺聖訓論孝最詳且摯是則教孝又可緩乎哉趙子撝齋梓兩漢迄今孝行凡一百二十餘篇自天子至庶人遵經義也其有事蹟相類則擇其尤者錄之以資讀曲禮少儀講習之助即童蒙之年孺慕未移順而導之至易也根本之地有所觀感一行敦而百行通焉至大也趙子之爲人心風俗計者可不謂厚歟或病其無乃挂漏夫庸常之行名不必彰於里閈史傳所登亦

舉一以勸百耳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則者可爲天下法也是在人之反而思也果能以此百數十人爲則身體而力行之何復求多乎趙子將授之梓人以覺世予故瞿然驚慨然慕謹刪牘而爲之序

莔坪詩草序

崔郎曼亭者予姪壻也就甥館後五年從𨚗門歸始相偕于武林鎖院登臨𨞰屐出入吟眺往往同之越三年退處里中亦然又四年曼亭謁選得南鄭令攜家遠去四千里蹤跡遂相隔又六年予南宮報罷視曼亭夫婦于𩔗陽見而剪燭話舊惝恍如夢寐時予已三黜頗假詩酒自豪姪女孟卿亦好吟咏每內集分題必至午夜

惟曼亭或以公事留長安不得與或並坐甫握筆而案牘沓至中敗其興詩恒後成乃歎仕而後學誠古人所難也曼亭有俊才弱冠登第以未獲致身石渠天祿頗自悒怏及官秦中所至屢有政聲孟鉶雖女子能讀書知大義談說史事歷歷若指掌放衙之餘舉案啜茗相與上下古今旁及風雅如嘉賓然人生至樂奚過是矣孟鉶有詩數卷予既爲掇拾成編因及曼亭作則以一行作吏恐不得與于此事爲辭予謂不然昔高達夫五十始爲詩卒膺節旄名位大顯爲一代作者今曼亭年財三十五才思藻拔不亞前賢性復耽嗜簡策瀏覽不倦如是以往安在龔黃卓魯中無文苑嚆矢哉所恨予

以謀食走四方骨肉聚散動便間歲不能偕賢夫婦久相琢磨以各底于成也爰爲删次如干首聊識數語而歸之

姪女孟鈿紉秋詩草序

蓋聞玉潔蘭馨斯無濁韻素琴明鏡聿有報書雖博士不尚夫紃篋而女則何嫌于彤管自風雲月露氣且短於壯夫彼刻翠裁紅習妄怪乎柔翰不脂粉而亦陋如山河以奚從黟今日之大家乃吾家之小阮早歲誦詩愛清風之句頻年織素擲錦字之文中郎賜書洛下能讀者過四百篇仲堅作史禁中可續者恒十六帙爰分大歷之瀫采儷我亭伯之聲名吾兄詩酒湘靈則幽繞

數峯之子風流秋浦則人聯似玉孟德耀舉案之下輒有新歌張子高畫眉之餘兼詶清響況夫上攀正始在龍標供奉之間即或旁錯西崑亦昌谷玉溪之亞是以思縈桂帳秦嘉多贈婦之篇竊恐藂雜春閨韓偓有嫁名之什僕也情忝褭言才慚幼婦因風柳絮東山之內集娛偕作纓金釵容華之雋吟實見假非男子未能稱汝麒麟便作夫人亦足誇吾蘭樹阿宜都無此香艷太冲合珍以琳瑯若品辛格于濟尼定知君才無兩或問半落之王湛尚云臣叔不癡

鳴秋合籟小序

乙未之秋同人萃頻陽官廨大火既落清商載馳朱華

歇池白露團竹歆湉岑之忽合撫琴酒而在御于時窗列秦岫襟含越情淮南叢桂紛其來思灞岸折柳欝彼在曠爰作內集各操土音人不越金谷之觴詠可兼玉臺之匣遠則陳迹供其憑弔近則節物寓以雕鎪譬諸晨林奏風條異而響協亦有脊弦應律情均而指殊發四愁于平子合我其誰合入詠爲休文徵君之故送將歸而憭悷蹇不行兮夷猶且以永日知毫素可希古人寧不嗣音庶雲山尚多來者分題七人管子世銘崔郎龍見塲子庚子及兄子鍇女姪孟錮郎歸崔郎者其一崔郎子是儀爲最幼云

辯天倡和詩小序

范孝廉承湛天一閣後裔也有小室曰辯天同人集襖帖字作

詩贈之予既屬和復應其請仍舊體爲序帙首

有天一後人今之賢也述作茂暢及老遇合將齊年于彭亦同和於惠其室雖一曲外映春水内列幽竹稽古迹坰諸生咸在是矣夫九宇至大亭觀遊騁託興時遷若靜者寄世所取極少品之峻不以山懷之淸不以風聽視足欣歲脩趣永一坐豈殊萬間哉至於文人朋抱弦詠相當或引帶臨觴因流列禊或俛今仰昔以蘭喻言錄爲一集亦盛事也異地陳人得與於斯攬氣化之湍流知會悟之日短樂盡感隨其能無慨然矣

譚辰山詩集序

予與譚學博辰山未謀面呂甥叔訥屢爲予言心儀之

久矣聞辰山精易學旁通太乙壬遁家言論事多中每欲一權相尋商決所疑而未果去年孫進士仿山將主講崇明屬延訪之今春仿山忽攜其遺詩若干卷見示嗚呼予與辰山竟不相識矣其詩出入于唐宋諸賢而自闢蹊徑輪囷攜勃者其才也坎壈侘傺者其遇也辰山蓋有道之士學足以用世而躓於冷官且以窮愁死是可悲已雖然窮達豈足以繩天下士哉辰山之詩傳辰山為不死予讀其詩悔向之所求于辰山者淺後之知人論世者必更有得於辰山之為人又豈在識面哉聞辰山著作頗富不知其家能善藏之如茂陵遺書否仿山甫與定交即謀梓其詩甚盛德也故識數言於簡

端以勸其成

春覺軒詩草序

先賢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劉彥和云詩者持也持人性情夫志有屈伸而性情未有不軌於正者也人於身世之交倫物之際有所感觸非長言詠歎不足以暢其懷也非旁引曲喻不足以達其義也然必詞不掩意文不傷質斯爲性情流露之詩性情流露之詩作者可以裨益世道讀者可以爲興觀羣怨之助爲知人論世之資故曰持焉曰以意逆志焉自漢魏六朝迄唐宋諸作者流派各殊而指趣不離其宗故傳之可久也吾友達甫負淹雅才名噪江左然屢躓場屋中年遂絕意仕進謝

特科之徵將以教授老此其遇也達甫和而介克敦內行意在激揚每以人心風俗爲憂此其志也集中長於論古遇忠節事尤沉鬱清壯蘊義風生餘亦皆雅而有則婉而多風本溫柔敦厚之旨而出之有足以自持而持世者夫論詩咸知推尚李杜矣太白曠逸故多神仙任俠之句少陵篤實每兼亂離衰老之吟詩不同而兩公皆有志用世世不得已而以詩鳴則一也後人或身都華膴漫效寒士之窮愁或心溺酣豢謬託虛詞之冲澹此乃無病而呻吟肉食而談霞舉言爲心聲其能欺天下後世哉今達甫之才如此其遇如彼而其詩勤勤欵欵於身世倫物間矢中正之音無吁囂俳諧之習達甫

之性情於此見逵甫之學問亦於此徵矣衰病掩關頑頬木石辱以予頗知詩而索予一言聊舉素所誦習於詩教者爲世之讀逵甫詩者告

管蘊山詩集序

自古言詩之宗莫如聖人其言曰思無邪又曰溫柔敦厚詩教也葢人必惻欵於子臣弟友之間胸中無所回曲身世所感不得已而有言斯爲無邪于是諧以聲均潤以藻釆雖體制百變莫非和平中正之音故可以爲教而其人其詩俱傳焉今之詩人夥矣自其束髮謳吟便乏志尙非掇拾漢魏六朝餘瀋自矜風雅即皮傅三唐格調雖似而神理全失又其下者妃靑儷白以爲巧

羊腸蟻曲以爲奥邈向愈岐去本彌遠讀之令人掩卷而漠然亦何當于人心世道乎吾友韞山克敦内行與人交忼爽誠摯無媕阿澳涊之態其發于詩也如其人出入于韓杜蘇諸大家而不名一體尤愛其格律最細每詠一人紀一事典贍精切無可移掇足當詩史之目至其賦物繪景即小見大有可備輶軒之采者先儒有云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實有益于生靈旨哉言乎昔李紳以古風求知于呂溫溫誦其閔農詩謂必作卿相徐鉉入宋盛誇其秋月一篇藝祖薄之以爲特寒士語耳詩之貴有經濟而足以徵人品也如此猶憶歲乙未予與韞山同車入關答

頻陽者五閱月昕夕倡詶互相商榷予詩多頹放韞山則騰踔凌厲傲睨一切予心折之以爲其人未可量今忽忽十六年矣韞山卓然爲望郎入翔樞禁出膺皇華益通達於政治立朝則勉其職之所能爲交友則致其情之所可盡而有餘于職與情之外者一一寓之于詩直而不汙婉而多諷韞山之詩愈工而韞山愈不以詩人終矣此十六年中予浮湛俗吏毫無補于世今雖歸田而精力日衰如離繳之鳥毛羽不能卒振微特詩以外無寸長即區區結習亦何能與人共主壇坫哉今冬韞山銜恤旋里盡出篋中作相示屬爲之序予何足重韞山雖然辱韞山有取予平日之論詩而委以一言予

亦自信過妄謂講求于古人詩教之旨稍稍有得用綴前說如右他日韞山之詩傳而求其詩之所以傳則予言其尙非河漢也夫

管韞山續刻時文序

文章與政事有二道乎曰有之其爲文也不軌于理惟詞華是尙是無可措諸實用也古文與今文有二致乎曰有之其爲文也揣摩爲工期弋取科第而止是言之無物非古作者之旨也夫取士以四書文四書皆聖賢之言所以垂教萬世學問經濟備焉而謂詮發而闡明之無益於身心可乎果無益焉是末流之庸腐而咎不關體製也謂予不信請觀吾友韞山之文韞山始刊其

制義時甫登賢書諸生佔畢之業爲多歲乙巳予隨計吏入都復見其續刻如干首此鰛山通籍後作也其氣之疏以達其辭之醇而肆其取材經史補益傳疏猶夫前無事發述惟是鰛山官農曹卓然以幹濟稱而予猥者於鰛山之文見其洞悉人情物理通達世故早識爲有用才非陋儒瑣瑣可比則不自今日矣夫文章爲立言之一端苟失其所以立言之本雖祭獺以爲富點鬼以爲奇佶屈聱牙以爲奧貌襲都京皮傅沈宋奚當大雅其既也如朝槿之萎落焉若夫題不越乎里塾謂不外乎老生而尋常一章一句中有足以發揮事理攄寫藴抱以其所欲言而行之可遠又何今之非古乎鰛山

既登朝爲經師如寒士子宿其齋中見其辨色起與生徒孜孜講貫然後升車趣曹署古人云坐而言起而行韞山能兼之矣論者謂士子貢身以入比文而致用不在是遂有訾爲可廢者盍取韞山之文示之

管韞山文集序

嗟乎韞山乃僅以文章傳于世耶予與韞山爲石交三十餘年韞山好讀書熟于古今成敗得失之道爲人慷慨尙氣節能面折人過不少媕阿其于天下事可知矣由郎官擢任臺職懷立仗之恥具埋輪之志常往復遺予書有所耿耿亟欲建白予數𫬐勉之規其待時而言務蘄得所實效勿徒以謇諤著所以不爲昌黎之規陽

亢宗者信之有素耳嗚呼不意其一朝逝也韞山歿不

三月

聖天子下求言之詔朝野內外彈劾勢要指陳時政者

封事踵接而如韞山之才所欝積于中可以大有裨于

天下者乃竟不及一抒也悲夫雖然韞山之參機務乎

讞殿出入風議亦未嘗不措諸用矣其生平志略既一

一見之于詩又一一見之于文其文不名一家說經則

淹雅而中理序事述情則疏通而感物皆不苟爲炳炳

烺烺無益之言而足資後人之考鏡者百世而下有知

人論世者得韞山之才之所已用且得韞山之才之所

未及用胥于是乎在曩予既序韞山之詩爲編核其遺

文故復綴數語于簡端云

范莪亭時文序

自元王耕野造八比文迄今爲士子羔雁然藉以進身而致用不在是于是才智之士惟以揣摩求合爲工一朝十雋亦遂掇巍科馳盛譽聯翩以去所爲揣摩求合者復輾轉蹈襲愈降愈遠其流遂日劣不可支說者謂古文之廢由競趨時文而不知所爲時文者亦何嘗不廢也范子莪亭甬上名宿其人溫溫然卷軸之氣溢于顏面然困頓場屋垂數十年間出其八比文示余其氣疏以達其辭淸而醇其取材也貫串經籍而無餖飣勦襲之病豈當世竟無真賞哉明珠在旁輒遭按劍何也

旣而悄然思恢然悟曠然有以廣之葢予五試春官矣
每擯斥未嘗不深自引咎及取所爲紙貴日下者反覆
玩之或了不異人或幷非吾意所欲爲則又强顔相就
冀得一當幾幾近似矣而擯斥如故然後乃决然舍去
作令越中歲丁酉庚子從事棘闈掌卷披覽殆徧見有
必遇之文有必不遇之文有可遇可不遇之文私取所
甲乙者識而驗之逮榜發其必遇而遇者十之三必不
遇而遇者十之一可遇可不遇而遇者十之六始知窮
達有命文特爲之媒譬如束緼取火火非緼不然而爲
爨非緼之力也夫文人動筆關乎性靈學問若總立言
之本旨但希弋獲榮辱欣戚之念戰于中先耗心力而

卒之所以得失者仍歸冥冥亦何爲耶今范子之文如予以爲必遇否亦在可遇可不遇閒其非必不遇之文明矣范子不當以一衿老郎盆以高古寧無相賞於庸耳俗目外者吾願無眩其格無隳其氣惟吾所欲爲者而爲之大器晚成古人豈盡虛語哉

春覺軒隨筆序

言無當于世道人心君子弗尚方今稗乘家盛行矣或雕龍炙轂自矜雄辯或搜神志怪取駭見聞最下以媟嬻諧諢之談悖理義而導衰淫不火其書而轉相踵效吁亦可見趨尚之江河矣吾友莊徵君達甫學行淵淳懷才未得見用于其燕閒成隨筆若干卷述先哲之緒

論表可師之潛德大抵事歸徵信意主勸懲語寧激而
不隨枉雖矯而無過或謂逵甫以不得志而爲之嗟乎
此非知逵甫者也夫緇衣巷伯好惡之公三代直道所
存也方今士大夫好爲通脫之行以論道說理爲陳腐
以規行矩步爲拘迂其一嚬一笑皆與鄙人兒童時所
見有不類者縱復口辯懸河文堪充棟吾不知其于身
心何與于名敎何禆獨有人焉抱桑梓敬恭之誠申風
俗激揚之義毋亦不得已而以太息流涕苦效中病之
藥石夫寧有所不平于其中哉逵甫且垂老矣已絕意
榮利其所隱憂固非淺夫可喻昔王文舒戒子云北海
徐偉長不沽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有所

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吾敬之重之願兒曹師之子於
逵甫亦然覽是編者其弗以世俗之叢譚漫鈔例視焉
庶乎其可

碧落緣傳奇序

碧落緣奚爲作也曰吾烏知其奚爲而作哉無已其求
之古人聖人之論詩也曰哀而不傷曰可以怨史遷之
傳三閭也曰怨誹而不亂嗚呼其在怨與哀之間乎天
地之大也春夏生長秋冬肅殺無可憾也然而有非時
之寒燠霜之隕也草之殺也孤臣孽子勞人思婦觸之
而生憂遭之而隕涕者有矣惟曰怨咨是天可以怨也
人情有所鬱結憂憤于其中而又幽深隱曲無可告訴

不得已從而嗟歎之嗟歎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反覆三致意焉故離騷者離憂也離則未有不憂者也皆本于怨而發者也本于怨而善言其怨者也怨之甚而哀生哀之鬱而怨甚古之人亦問之于天而已烏知夫辭之奚從哉是故其人子虛亡是則蘭茝荃蕙昭其潔也其辭齋咨涕洟則雷雨猿狖助其悲也其事幽誕幻渺則閬風白水寄其憂思而惝怳也其情則不平而得其平也其旨則聖賢可以怨而不失之亂之義也其知者以爲是有所不得已也其不知者則曰姑妄言之而妄聽之而已矣

鸚鵡媒傳奇序

竹初居士旣成碧落緣傳奇之逾月愀然而悲喟然而歎曰嗟乎情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天地吾不知其於何闢也人類吾不知其于何生也飛走鳴逐跂行喙息之屬吾不知其于何延延而不絕也夫有運動卽有知覺知覺者其情之端乎情之大在忠義孝烈可以格天地泣鬼神回風雨薄日月而小之在閨房燕昵離合欣戚之間用不同而其專于情一也武昌之石何以凝然而化華山之棺何以欻然而開韓朋之冢上何以木連枝而鳥並棲是故情之至也可以生而死之可以死而生之可以人而物之可以物而人之此鸚鵡媒一劇所以捉管而續吟也鸚鵡媒者其事本諸般陽生聊齋志

異而益以渲染成之或有疑其幻者則夫蜀魄漢鶯至今不絕又況千年化鶴七日爲虎漆園蝶栩槐安蟻封天下境之屬于幻者多矣何不可作如是觀耶臨川曰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信已

乞食圖傳奇序

曩于都門見張夢晉美人花鳥各一幀筆墨秀潤髣髴六如題款規橅松雪翁亦頗與唐類乃歎兩人同里友善才藝頡頏今販夫牧豎咸知有唐解元而靈則舉其名字士林有茫然者嗟乎文人之傳亦有幸有不幸歟考明史靈之名僅附見于唐寅傳外此有閻起山二科狂簡志以靈居桑悅之次又王穉登丹青志載之閒又

閱黃周星張靈崔瑩合傳則其事尤足悲也夫靈一狂生耳于瑩未嘗問名納采有甕修片言之訂揆諸禮瑩無可死然語有之女爲悅已者容瑩以憐才慷慨一念之誠至流離挫折歷存亡而不改其志亦人所難能者昔文君心悅長卿蹈鶉奔之行史遷特津津述其事文姬三適之婦徒以家風淹雅蔚宗登之列女傳中豈不以女而才才而失所偶其殷憂感憤與士不遇略同若必繩以婚姻之常拘拘禮節則摽梅求吉尨吠懷春靜女城隅狂且溱洧聖人當早刪而不存何以爲風雅濫觴哉又况瑩之死雖非禮而不病于貞也推梭餘閒偶塡傳奇一種倘他日播之優孟則人以知唐者知張或

亦闌幽之一道至于易死爲生謬加完合則筆端幻境夫亦詞人常技妄言而妄聽之識者當不予哂

水明樓記

水明樓在城東雨香巷之東偏余去秋來如皐僑寓于此吟嘯者累月焉樓三楹面西繚以赤闌俯臨洗鉢池池故宋時尊宿洗鉢于此因名澄波粼粼一望浩淼樓外疎柳數株毿毿卧水者二其南密樹中斷虹半出時見人影其與樓對峙者水檻數椽屋後高木森蓊今爲范氏別業其東北修竹數百竿中雜舍宇爲石氏別業周遭皆葭菼披拂隨風蕭瑟每靜夜月生波光雲影空明相映故曰水明葢是即辟疆先生水繪園故址矣水

繪園者以此水名也方辟疆存時左右數十畝皆園地先生好賓客嗜文酒四方之士來歸者悉假館焉吾鄉陳檢討其年寓此最久是時辟疆以名公子跌宕聲氣極臺榭花鳥之勝性豪放家有聲伎客至輒張擢瑜奏絲管酣呼竟夕即有緩急時復解橐贈之無德色以故天下名士樂從之遊固一時之盛也不及百年而風流消歇瓜分豆剖此樓乃巋然僅存當時臨流修禊觴詠賦詩徘徊而相賞者非此乎琴尊劔帙舞裂歌扇婆娑顧盼于其濱者非此乎求所謂鶴嶼壺嶺小三吾月魚基諸勝邈不可得蓋及見者罕矣豈乎將人不足以久地耶地不足以久人耶抑池亭草木之運固有盛衰而

不可繼耶夫古今遠矣唯文人學士之筆足以傳物于不朽山川雖美無歌賦以播之則不彰今卽數畝池荒涼寥寂猶想見公于之餘韻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安知異日登斯樓者拂舊題俯空碧不又有如余之感慨振觸懷碎疆諸君者乎

重修弁山佑聖宮碑記

邵子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故陰常先於陽天一生水爲五行始位於北而爲萬物之所資神之有眞武也上應虛危之精作鎭北極北極者天之樞是神所以相上帝而贊化育也其位雖處陰幽寘漠之所而靈爽威赫屹然與重離相峙爲用故廟祀徧海內焉湖郡弁山之

南有佑聖宮崇奉元帝宋紹興初道士沈無癡請於朝
捌建備著靈異代久傾圮
國初復不戒於火庭宇盡燬惟帝像巋然獨存會大旱
郡人程南喬齋沐致禱甘霖立沛衆志感動遂營其殿
乃地處山崖風雨漂搖漸復頹落夫吳興固東南一大
都會也桑土既蠶其衣被天下之功與禾稼等婦子之
樹桑沃而勤治繰者比戶相接飼蓄之期爲訟牘追呼
所弗及且甚於農時而又視氣候之寒燠而收有豐歉
甚小民之資其利以贍活者奚止億萬家其有賴於神
力之佑庇者非淺鮮也而聽其所憑依之宮鞠爲茂草
可乎哉歲戊戌方伯徐公以勘災道過是山慨然思仍

復厲之長興令耿君耿君甫籌度而謝世已亥五月予來攝茲土旣下車紳士以告于是董率勸輸羣力欣集至今年春而落成前爲門者三次靈官殿三楹次大殿又次後殿皆如之其東爲耳屋十數楹莫不樹礎易柱桷塗塈丹漆煥然一新庶足以妥神居而尊瞻視矣或门弁山雖介兩邑宮之址實隸烏程奚吾邑之獨爲修建也噫嘻此眞拘墟之見矣夫事神之心人所同也則所以致其虔而昭格之者天下猶一家矧在錯壤譬之兄弟其謀宅兆求奠其父母弟適先得而經營之誠爲吉地並受其福何有彼此先是予嘗躬詣山隅於頹垣斷甓間展拜遺像威嚴完好知神力之護持良大今

幸一朝鼎新讀白海瓊詩所謂雲屏烟嶂山之靈奧未嘗稍改而蔚爲琳宮足資羽流之棲鍊矣夫帝之尊嚴豈有愛於人世之棟宇榱桷而士民好善之誠必其所鑒茹而錫之福者也故特序其顛末而勒之石

重修北河橋石堤記

長興之北門曰吉祥門門之橋曰吉祥橋見明熊壇石修溝洫橋梁記稍折而東北曰北河橋通平定吉祥各區橋跨城濠遠合方山合溪諸水衆流之所衝㓾堤岸傾圮久矣已亥冬以祀壇過之父老遮道謂予曰此鄉民往來要道凡荷薪入城貿易求升斗者必由是自岸久頽路益欹仄風雨昏暮失足而墮濠者不知凡幾如

某某猶可指數也余爲惻然考古制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視塗職在司空修繕責之掌固所以利便行旅法至周也夫道茀不可行王政所戒別濵人于危亡而弗之治長吏其安乎哉乃捐貲命工庀材計脩築石砌西約九丈東約五丈南堍之西約二丈卑者高之損者坏之凡糜白銀百金有嬴道旣寬平橋亦完整不特行人可以無虞而濠岸充堅城根藉以鞏固則是堤所係非小因誌諸石以告後之守土者

鄞縣翻石渡禁私運渡船記

周禮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唐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因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蓋繕治川塗通達

行旅亦王政一端也鄞之南鄉距城二十里有鄰石渡江流孔道滙它山剡溪諸水勢湍急過者苦之前明有里人任國祿等捐金造舟顧邑令江公復三里夫役以資濟渡

國朝康熙間鄞奉兩邑民復置田若干畝以歲入爲操舟費法至善也乃比年來附近居民往往載運器物遠颺其舟久假不歸行客延佇轉多匏棐之歎予勾當公事過之任之後嗣及濱江父老請以片言申其禁嗟乎天下之良法美意寖尋及後人以公便私徒爲病藪者多矣獨一渡乎哉爰誌顛末勒之石如有擅鬻公田及拏舟運其已物以致病涉者許令指名來告益加鄒罰

有差後之守土者以爲例

鄞縣重建三喉修濬城河記

爾雅水通流曰川管子曰水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是水之貴于通而不可塞明矣予未至甬上卽聞邑舊有三喉之名下車後訪求水喉氣喉尚有遺跡惟食喉杳不可得徧考舊志僅存其名而已按郡城形勢西南高而東北庳東北通海潮故無水門賴三喉泄之庶全城之氣不至壅遏且城河久淤雖如刀之舟不得行居民多佔蓋棚屋傾棄穢濁以農賈紛集之渠下瀕斷港絕潢瀦淤日積無所流惡譬之人身嗌旣不利呼噏弗克自如而鬲腹復有痞結䐜脹之患其能免於病乎

謀之邦人士數年歲在乙巳乃得輸貲經始五閱月而蕆其事佔者毀之淤者浚之爲經爲支以次疏引考食喉在古市舶務今常平倉之前址出城根乃圻雉垣十丈許溝而導之完築鞏固下甃以石于是三喉顯然復數百年不得見之故蹟矣仍循舊制水喉氣喉置版牐以時啓閉食喉僅以洩水不通潮者毋庸置此邑人之急公尚義非予功也抑又聞之鄞邑最重水利故前人有惜水如惜血之論夫城河猶頭目也頭目淸利則四肢百骸順而節宣之庶血脈暢然足資瀦蓄通水庸澤田畝將以此爲先導焉至于因時修濬俾不復堙廢尤重有望於後之守上者

西郊義塾記

禮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其制二十五家為閭同巷設一塾五百家為黨庠加廣焉蓋無地而非學也尚書大傳曰十歲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蓋由就外傳謹于其幼也夫童蒙之教所以養正今高門大族其視訓子弟罔不經意以為習句讀而已而貧者又無力延師坐聽其蕩廢呼此亦風俗之所由衰矣吾郡素稱仁里近年于恤嫠任卹之誼多所敦行而義學之興最盛者莫如西郊蓋唐君本仁之力也唐君首捐千金為倡同志者陸續繼之又得賢邑令唐侯以清俸增置田若干畝用助既稟于是規模大備閒嘗登其堂生徒濟濟

誦讀之聲琅然也或謂此中豈遂能造就人才是大不然夫人髫齔無師鮮所約束且長而不識一字即令習會計爲胥吏亦復難之今聚里巷孤寒之子歸諸禮讓所授雖兎園冊藁者可由此粗知文義他日所成就豈少哉吾見富厚之家往往以聲色玩好樗蒱遊戲靡其財不惜乃唐君視人之子弟如其子弟慨然出重貲爲此善舉而人亦相率踵之此桑梓之仁風足以風天下矣予故樂爲之記至其章程經費有冊牘在不具書

半園之半記

萬物之數盛于半子之半而天心動丑之半而地氣達寅之半而人化孳考說文半物中分也蓋半爲陰陽消

息之樞人之見萬物者但見其全而不知其妙萬物而爲言者乃在半也人之一身萬物皆備全而受之當全而歸之故學問之道期于無所欠闕若外至之物爲吾所有者至半則已具盈衆君子戒之矣錢子旣歸田卜居邗溝東蕃唐雲客先生半園之故址也其西有池久湮半存鄰宅水猶淵然錢子濬所有約數丈渟泓紆折居然有池之半矣聞舊有卉木蘙爲茂草其半則喬柯森蔚陰垂隔垣錢子從而植梧柳樹梅竹彼此掩映居然有林木之半矣雲客爲世家子負清才一時名士多與過從讌宿石谷子嘗繪半園守歲圖于便面倡訓以詩亦風雅之遺也百餘年而錢子居之黍下三宿殆有

前緣歟當雲客之構此園園故全也而名之曰半迨錢子所有不及半矣然前賢遺業幸分其餘敢有取盈之思乎因以半園之半署之夫數以十爲全浸假而倍十爲廿則十又祇爲半矣是有可紀算者皆無盡境而人之求全之心皆無止期故老子曰大成若缺言以缺爲成則無往非成而不見其缺也若求成于缺則無往非缺而終無可成也夫園其小焉者耳然方其全而視之若半大廈無非逆旅衡門聊比一枝可覘昔人之虛懷焉今不及半而視之若全容膝卽以爲安素位不願乎外可警後人之知足焉雖然半其所全全其所半意不同而皆有半之見存未忘乎得則猶囿于數老子亦云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庶幾以太空為吾宇而無得之得斯為得其全乎爰濡筆而為之記

竹初文鈔卷之二

武進錢維喬樹參著　姪伯坰中錫編次

孫潤斯
　溙斯　校字

論說

庶徵論

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天地之道不外五行唯人得其全所具與天一體故往來相應嘗讀漢書五行傳其原可一言盡也夫天之于人相治以理而相通以氣天之及人以氣行其理人之及天以理行其氣非氣則理無以伸秦漢以上儒者詳于言氣故天易知也雷之發聲也人物或遭之而斃雷氣也然必有其所以斃者則理

也死生禍福何獨不然且夫庶徵之說驗在天子而賢者亦與焉天之與人近也在君子不在小人自天子而下三公九卿百職事以迄在下一德之士天皆以君子視之謂其皆有體天治人之責也譬之富家巨室田產繁廣臧獲衆多則畀之子弟以理之其在下賢者猶僕而幹焉未嘗不任以督率然惟爲之主者其當否最先故陽感天不旋日自天子大臣舉動協宜興革無悖足以達天地和樂之氣則天應之以五風十雨寒暑不忒百物茂蕃所謂休徵也其次一二碩德重望之士或能教人禮法導厚去薄敦和黜盭鄉黨化之俗尚淳近而人情愿良則亦可以禳凶札疵厲之患夫天之爲道也

五行以爲之紀陰陽以爲之綱然天不敢有所毗也有所毗則爲薄食飛隕之咎若是者固人有以干之而亦天之運行不能久而不一忒也蓋天亦一大人而已雖賁育之勇不能終日疾趨而趾不稍蹶苟有掖而助之雖弱者足以爲功故人主之力不能如天而節宣調燮以掖而助其和者不小焉迨夫元會數窮淸寧將動雖有堯舜復起亦不能挽救而卒至混沌則天之疲而不能不一息也是故人之生也其氣何所來得之于天耳吾身之氣皆天氣也人之氣不過一呼一吸呼者以吾之氣通于天也吸者以天之氣通于吾也天之氣唯和故生育萬物吾視聽貌言之際皆順以行之無有惰僻

乖戾之氣則其呼吸與天通者若相狎而不相梗其為疾痛殃咎而不承其躬者鮮矣譬如人身心和氣平百體從令則雖尺寸之膚一毛之孔無所拂逆焉未有不遂其生者也董子曰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左氏所列受脤不敬執玉高卑以至視流行速趾高不固其決人生死不爽者皆此道耳然吾謂小人之未足與于此者非小人無氣也非小人之氣不通于天也蓋其蠢蠢于飲食居室之內或如物之跂行喙息而已矣故天之治君子也以氣治小人也以理以理則福善禍淫之說也故小人者為天所感而不能感天然而頑愚之夫其至行所格往往回風霆而變水旱其急而

顧之逆而申之天之氣未嘗不立應于俄頃而兇感合之道在于平日者哉故君子貴盡人以召天貴循氣以達理

申生論

君子不肯以徒死可以死則死可以無死則不死可以死可以無死則亦不死況乎其不可死也孰爲可以死死而有所濟也孰爲可以無死死而無所濟也孰爲可以死可以無死死以自全不死亦不自取也孰爲不可死死之義小而不死之義大也晉公子申生之死自恒情論之可以死可以無死自聖賢論之則不可死傳曰君有爭臣則君不陷于不義父有爭子則父不陷于不

義故君父有過臣子不可不爭禮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夫惑于讒變而殺其適子其爲不義也大矣其視大杖也甚矣申生之意將謂吾死而自實其罪以安君心耶則弒父之名何可居將謂吾死必有知吾寃者而以全吾孝耶則何忍成父之惡名以爲孝且夫申生之可以求白也其知之矣曰我辭姬必有罪曰若此而入自明則姬必死內之六日必敗夫人而知之盍以里克狐突諸人之辨救罪可立解戾太子矯節弄兵殺人盈萬田千秋片言武帝立悟獻公之明雖不及武帝申生之狀豈至如戾太子非計無復之也且驪姬之禍羣公子奔竄內亂相踵非有重耳之能秦穆之納晉幾以亡國

家多難申生固言之特曰君不安耳夫君之不安孰如社稷安一父寢食變瞻之心而亡祖宗數十傳血食之緒孰爲大小顯懸之夫視其父將爲盜賊以罹于辟猶必牽衣涕泣以冀一悟况賢者哉故古之孝子爲父母全令名爲父母惜其身不肯以徒死故申生曰共不曰孝

信陵君救趙論

事有於理似正於計則非者不可以責古人信陵君竊符救趙史遷揚詡其事吾鄉荆川先生作論罪之以爲信陵知有趙不知有魏魏人知有信陵不知有王失君臣之分于春秋之法嚛乎此深文非當日事勢也夫趙

爲魏障魏爲列國障救趙安魏以固六國此一舉也非得已者介趙非婚姻國猶當朝聞夕發如不及趙夫趙之請救也數遣魏王及公子書非不知有王且公子姊即王姊也今曰徒知有婚姻耳將以婚姻故而反棄之耶抑婚姻固公子私戚而趙爲公子私交耶公子之度於形勢也審矣安危所關安知救趙而他國必不救果爾何以爲賢公子且夫公子非必欲自將救趙也當時晉鄙已將十萬軍在鄴誠一出師諸侯必應力足以解趙圍魏王觀望未知脣齒之勢徒怯秦耳公子數請于王安知不指斥利害慷慨涕泣于王前哉迫賓客辨士說王萬端而王卒不聽謀亦盡矣力亦窮矣區區如姬

一女子侯生一監門賤者顧能得之于王哉且侯生智士觀其策公子至矣兵符重物而逆知姬之必能爲公子盜得符矣又逆知晉鄙之必疑不授兵而使朱亥擊之筭若指掌計出萬全令公子不必出此而可以得軍救趙豈必陰謀闔闥之中殺人大將疎人骨肉爲此危奇之策哉夫安釐非不能用公子爲其賢能忌之耳諸侯以公子故不敢加兵謀魏者十餘年公子之重魏明矣一矯符賤義在外十年不敢歸何惡之極也非廹於秦患公子終不得歸矣且夫秦幷天下所患者唯韓與魏以二國塞其衝也先是安釐將與秦攻韓公子極諫謂宜存韓安魏以利天下此大策也其歷指六國危亡

先後形勢得失洞若觀火卒之決滎澤灌大梁魏之亡果如所料當時明練事勢才足禦敵孰有如公子者哉設早從公子謀聯楚趙固韓魏爲天下雁行頓刃使秦近無與交遠不得攻然後各出銳師以疲之俾之自救不暇何至浸淫蠶食天下竟拱手而西嚮哉此不能用坐使韓失上黨三晉勢危長平一敗趙幾亡滅十年之中割地拔城秦益得逞然而公子一將則猶破河外走蒙驁追奔逐北五國響應直扼函谷關秦不敢出嗚呼秦不深畏公子不萬金行反間安鼇不聽讒言則公子終爲合從長魏亦不亡豈非天哉吾觀公子眞覇才也將殺晉鄙而泣吾知其仁欲以死殉趙吾知其義將諧

侯兵破大敵吾知其勇謝病飲酒明哲保身吾知其智屢得士心隱約吾知其好賢辭五城吾知其不伐納毛薛之言吾知其從諫如不及軍中一令選兵八萬此必勝之師勾踐所以覇越也吾知其精于兵法是豈三公子所可髣髴哉漢有武侯後主父事之保蜀者四十年秦有景略宗戚舊臣不能間苻堅敕太子等曰事王公當如事我卒能滅燕稱覇是故國無能臣雖太阿獨持無補危亂若其臣可大任矣必寵之重望使得立威斯足以鎮內勢却外患自古非英主以上苟得一二賢將相舉國授之以爲長城之倚雖孱弱往往猶以自存吾所責于安釐者不能引信陵爲重求覓其略如趙失廉

賴燕亡樂毅卒至敗亡而反罪王爲失權公子爲植黨何哉

續歐蘇朋黨論

聖人知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天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然陽嘗統陰陽嘗庇陰而天無患君子有以統小人君子有以庇小人而國不至于敗亡何也能用之而使之不得勝也能用之則其才足以馭於我不使勝則非奪其欲而亦不得肆矣天下之末季未有無朋黨之禍者也漢之黃門鉤黨唐之白馬清流宋之錮元祐籍慶元明之擊東林捕復社皆去亡轉踵矣夫君子在天下不過此數十人然於國也如人之有手足焉末

季之世雖不能倚如心腹然其輿重致遠周旋抑搔于一身者猶賴有之未有益以頑痺不仁甚且斷折猶得久立者也吾觀朋黨之始有君子傾君子者如東坡之惡伊川其徒遂分雒蜀晦翁之劾仲友丙賈因而搆釁是也有小人傾小人者如鄭單之誅外戚訓注之謀宦官是也然唯君子小人之相爭爲最烈君子小人之相爭則起於君子之先攻小人爲多然而君子恒敗者君子直而小人狡君子疎而小人密也趙高之賣李斯也覘其得閒以諫而伺二世燕樂婦女時使之激上怒然後從而進其譏石顯之賣元帝也奉使至諸宮先白之帝乃故夜還稱詔開宮門然後上書告顯矯詔者帝不

之信故小人之于君也常以小忠小信結之使君以爲直諒而不疑其心然後浸潤可入其于君子也常以一二事中傷之使君憚其嚴毅厭其迂濶病其侵權然後陰疎其身而漸摘其短而君子者或交未固而誤引其私人或謀未成而泄之于廣衆其進也悻悻然直訐之其退也憤憤然欲立勳之而不知彼其宮庭之交暱邇之言已有不能一日安吾身者矣知是而惡有不敢乎惡有禍不及身乎且夫小人豈必欲空人之國國敗亡而已亦卒不免哉勢有所激也葢小人所貪者祿位然未甞不愛名譽其未嘗裂時猶欲託交賢者迫至一人排之衆人和之引繩批根底裹譃露彼知其身之卒不

得附于正人矣而所戀又將不可保于是出深謀以樂之盡死力以傾之雖至捐廉恥被唾罵而有所不恤故其芟夷君子亦謬所謂騎虎之勢也然則小人將必不可勝聽其壞人國家乎是又不然此其道莫備于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泰然內君子而外小人小人未嘗無也故二爲泰之主曰包荒言能包容邪穢也舜始去四凶堯之時象恭滔天而不殛不害其治此大聖人所爲也以剛決柔爲決然以五陽決一陰爻皆危詞小人之難去甚矣初爲決陰之首明知其不勝而往雖壯無益也三曰壯于頄凶見之于面其謀已淺適自敗也志之堅者先與之應如獨行遇雨幾爲君子所慍然卒能

决之而无咎温嶠之于王敦謬爲恭敬于説密謀臨別猶涕泗不忍然後能得其逆謀備禦破之若淵顗徒壯于頰耳難之幾散爲解五日有孚于小人小人豈可孚哉此曲逆之所以誅諸呂梁公之所以除諸武也交驩絳侯以合其勢幾薦柬之以伸其謀所爲朋至斯孚也故君子有解小人退也若夫陰之進也剝牀以足始自下也以辨則漸近以膚則切身至貫魚而其黨成矣包承猶容順乎陽以獲上至包羞而不畏衆議矣故君子如其不可猝勝而儉德辟難以徐圖之夫當其未可驟明也雖周公大聖猶有流言之避其力能除之也李德裕之禍淺李能貶僧孺流宗閔然除之而不善復爲敏

中所批此五王之所以致禍王呂之所以復爲韋蔡客魏之所以復爲馬阮也是故善去小人者如用兵然兵不厭詭去小人亦不可概持以正知彼知已誘之以所喜懈之以所疎諜之以得其情間之以殺其勢何其有隙而後擊焉斯大敵可以必克蓋陰陽相疑固戰象也知陰陽之義者唯聖人識龐之必孚也而柅之慮豶之難制也而牙之自安其身也戒棟橈之無輔深固其謀也如杞包之能容則莧陸不至久滋而苞桑乃可以終繫矣

讀蕭相國世家

漢高帝史稱其寬仁愛人豁達大度予以爲帝極猜刻

人也嘗讀蕭相國世家有微詞焉帝所以定天下籌畫類留侯戰勝類淮陰而其薦大將守關中補軍卒給儲餉鎮撫約束者惟何一人始論封時帝亦以何之功爲最食邑獨多位次第一雖然其疑忌之也亦甚深矣當帝距項王京索間數使使勞何鮑生曰是有疑君心也于是悉遣宗族能勝兵者隨帝軍所帝乃大悅此疑忌之一也始拜爲相益封五千戶而令卒者五百人一都尉衛之召平曰禍自此始矣居守非危事而益君封置衛者疑君心矣于是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帝乃大喜此疑忌之二也帝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客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君居關中久得百姓心上所爲數

問君畏君傾動關中耳于是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帝乃大悅此疑忌之三也然而一爲民請上林地立大怒繫獄幾欲借以殺之夫何起家刀筆守筦鑰謹愿自持非有韓彭黥布猛鷙難制之氣慮其不靖也然非用鮑生召平及客之計幾不得免若夫信不反於蒯通屢說之時而反于兵權已失天下大定不若是愚越不從扈輒之謀乃治爲反形已具其傳自呂后令其舍人告越謀反遂夷族度信之舍人上反狀者亦必呂后教之耳夫栢人之舉趙王赦得不死者度赦無能爲也度其其無能爲則其臣弒逆而釋之慮其勇則疑似無可按而必烹醢之猶曰寬仁猶曰大度哉故當時出生死其

患難相與削平天下者卒至人人自危實帝有以激之也尤可怪者項王欲烹太公帝乃曰幸分我一杯羹卽曰戲言忍出此哉項王婦人之仁帝知之矣誠長跪號泣以請未必不釋還不然奮其一怒竟烹太公其若何度亦不過素服哭師如爲義帝發喪故事已耳帝之成功固由能忍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乎昔老泉論帝以爲逆知呂氏之禍故以安劉之任遺平勃似也雖然后之謀篡漢不待帝亡也韓彭之誅皆后成之忌兩人猛略不爲已用耳帝果逆知劉之必危呂之必篡乃先自翦羽翼陰遂其計亦太疎矣斬斬遺一二平勃挽之于幾亡幸而平勃至少帝時尚在耳不幸亦隨蕭曹同殁

產祿遂莫可制將若之何是故帝王手定天下必留腹心禦侮威行望重之將以備一二傳聞卒然有患產祿故中下材不足定大計有梟雄如明靖難者遂以自王夫靖難之勢難于產祿而無一平勃其人者足以禦之亦太祖猜忌自蔬之也則智又出漢高下矣

錢法議

物有大利所在而細民得以施其姦事有大害所在而貪夫敢以冒其巧其錢法爲尤甚乎夫錢流閭閻通緩急多者挾數十百萬少者以一二相授受雖一井之近十室之小所不能無也其行亦不能以終日輟也然弊即因之彼見夫勢之無可闕也而售其僞者易其中乎

人情也而一以間十十以間百者人且權得失愛銖黍而不能盡抉其與受之于此則必轉而予彼于是雜錯者紛紛矣賈生曰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卽今鑄者之情也然當時以聽民鑄而弊日甚今以禁民鑄而弊亦日甚當時爲惡錢者非黠今且至於死而民猶弗顧其所利實厚也今夫盜鑄者十人爲之一人而冀法焉人皆倖得爲九人也一人終身爲之一日而罹禍焉人皆倖爲無此一日也小人之以害覬利往往如是夫有盜鑄必有盜銷銅不采于下無所取資取之于錢仍布之于錢而又少者可使多術亦巧矣今將稍輕錢制畧如榆莢荇葉諸法使

銷者無所利則漸益濫惡不可久也將稍重錢制略如直百當兩之法則纖悉通易不能便也然則欲塞其原莫如使錢與銅之價相平使舉而銷之則徒有耗折之患更而鑄之則徒多鑪冶之費錢不貴于銅則無所取鑄銅不賤于錢則無所取銷將不禁而自止矣若夫禁之而不止者蓋有牟大利者坐據其上游而東南巨賈時復積而藏之彼見禁者屢矣未幾而復行則以爲終可以售而不忍棄也雖然禁之亦有道焉孔顗云不惜銅不愛工今宜令鼓鑄于公者務美其肉好使官與私犁然不可稍混而郡縣之吏亦必嚴劃其制使不得由差小差劣而漸復及私至于市肆貿易之間姑弗責用

者而責受受者有以告必予重罰俾無肯受者則無有用者矣如是十年雖有姦民何所萌其故智哉

仙說

錢子好譚元客有問曰子好言仙仙誠有之乎曰然有之曷以知其有之也曰吾見夫有人而知之夫有人卽有生有生卽有死有生死卽有疾病有疾病卽有夭壽雖然有不夭卽有不疾有不疾卽有不死有不死卽有仙矣且夫人何以生哉其形體得于父母而實稟天地陰陽五行之氣以生陰陽五行皆可毀壞有所以宰之者無毀壞也故水有時涸而天一之水澤千古火有時滅而離明之火燭絕域天道周流變化而人心之用亦

可以一息而運六合然物久而必損焉損則趨于盡焉天之至于淸寧易位卒爲混沌者氣不足以運之也天之死也人之至于衰病老憊偃然棄其形骸者氣不足以運之也人之死也混沌而復開闢者有理以爲之宰也老子所謂道生一一生二而仍還其陰陽之位也人死生亦然天之氣大故能持之久至於元會運世人之氣小故死不逾百年蓋天者一大人也人者一小天也人知天之不死而曰人必死譬如劉金而屑之曰其塊者堅其屑者不堅豈果論哉此百年中或寒暑六淫傷之或大驚大憂折之其爲暴病死者非氣之盡也氣之奪也如草木之受斬艾而非其槁焉也人自少壯以來

勞之以奔走動作擾之以求謀思慮幸而富貴頤養安樂若可久矣而膏粱酒食房幃嗜欲之事皆足以銷其神于冥冥故曰形太勞則敝神太用則竭此氣之在吾身有日耗而曾莫之少助焉有不終竭焉者乎夫郭石之家析子孫產其揮霍者可立匱其保嗇者或遺數世即析之有厚薄其斤斤守之要足以自活况可營而獲息耶是故用之多則早盡用之寡則後已此夭壽之故也知節而用之則養身延年之說也知身之可以養推而致之可以不死矣如束薪而燎焉日益其薪而不使無所傳火豈熄乎哉或曰誠如子言抑亦難矣吾聞仙者棲神太虛恬澹無爲道合自然遊戲九垓必若曰益

其薪不則仙且仍死是仙終無可樂之日也錢子曰噫嘻其道微矣客烏足與于此子徒知薪之可益而不知火之可傳于虛也夫人之生也不外精氣神然而有先天有後天先天者絪縕化醇之氣得乎大造者也後天者水穀榮衛之精所以維持乎先天者也先天之精氣神不易求後天則人皆資之所以能爲仙者以後天而求通先天也今夫風氣也舉箑而搖之悠然風生焉箑無風也其所引者天之氣耳天之氣無所不及箑頑然物而足以通之而况秉天之氣而呼吸本與無間者哉是故人苟虛其情穆其神和其陰陽百脈使吾之氣得與天地相通久之而馴致乎自然則充乎吾身者即此

運行日月樞旋五星推盪寒暑滋生萬化沛然流行之氣此氣常在吾之生亦常在矣故莊生曰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言通乎天也物之所造者先天之氣也又曰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能移者傳其神于無形也反以相天還乎其始與天相一也然後可以却粒厭世遺棄形骸遊行變化不可測度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天下稱至人者亟曰神通言乎神則無所不通非怪誕耳或曰仙則旣聞命矣然則神鬼亦可得聞歟曰是莫詳于聖人之言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夫物滯也鬼之道也變靈也神之道也魄精氣也魂志氣也

庸人飲食豢養終其身精氣勝志則魄盛而爲鬼君子盡性至命以合于道志勝精氣則魂盛而爲神神鬼之賢者也鬼有二其生也富貴烜赫取精多用物宏伯有之屬是也不則匹夫匹婦不得其死卒然憤扼之氣鬱而不散所爲厲鬼也其他耗歇老病苶然以死又無德業足持之者蓋如飄風焉神亦有二一則聰明正直功及民物殁而祀之遂憑依焉一則忠孝義烈未遂其生剛大之氣行乎虛宇二者皆足以爲人禍福與世不朽是故神者賢而能久其鬼者也人之祀其先也皆以賢者期之故曰如在焉實則不能久享者多矣蓋氣鬱則火也神其光鬼其煙光騰上可以燭物而色赤故曰神

明得火之精者也陽也煙旁散可以熏物而色黑故曰鬼純于幽闇得薪之陰者也陰也陽貴而陰賤陽伸而陰屈故神可久若仙則又得火之始而傳之于無窮立乎陰陽之原者也

竹初說

錢子僑居如皐之講堂堂北隙地有竹數百竿方春二月戢戢然出土如角繭栗俄而解苞俄而初篁含粉俄而高出垣墉蒼翠可愛錢子怡然思怳然有會因以竹初自號客有過問曰竹比德君子固已予則曷取乎其初也錢子曰噫嘻客乃不知初之足貴乎夫竹性直直以立身竹心虛虛以體道竹節貞貞以植志故其為物

也非草非木不剛不柔在易取象于震在禮喻其有筠人之知竹之美者多矣然其直且虛而挺然有節不待具柯葉干青霄之日也葢其初而已然矣且夫天下之物其初烏有不美者哉山下出泉泉之初也其有撓之而流爲汙濁者非其初矣人生而靜人之初也其有引之而情僞邪僻變動不可言者非其初矣是故物生必蒙蒙者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蒙以養正卽爲聖功葢大人亦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方其孩抱莫不有元善萌芽蒸蒸然甲坼寖長之勢自其初而求之舜與蹠奚分焉故韓子曰賢愚同一初今將以比德于竹之虛中直節者而尤致意于其初思

有以養之其美尚待言乎吾懼吾之或失其初吾願吾之終有其蒙也終有其蒙而後可以養也客乃不知初之足貴乎

虛舫說

小樓之東有室焉洞牖三面頗類維舟庭植修竹森森然緣陰交入也嘗讀中孚之象曰乘木舟虛舟唯虛故能有所容而利涉又聞竹之爲德昔人稱其虛中盈中虛則洞然無所回曲故能直其節而不彫漆園有云唯道集虛斯室庶幾虛所集歟夫非舟而象于舟虛者實之也有竹而比德于竹實者虛之也雖然舟耶竹耶何者爲逆旅主人所有則無實之非虛也萬物之于人其

暫得于已何容心焉吾將游于太虛之表矣因篆爲小
額而贅以數言

蔬食說

錢子衰病掩關簡于人事嘗持齋戒殺食蔬不及鮮蔬
食之日旬常過半或問曰聖賢之敎未有禁肉食者子
之蔬食也何居錢子曰僕之所以蔬食者有五試爲子
申之僕累世儉約先大夫以宦歸旣耄而衣鮮狐貉饌
無兼味吾母布素食貧尤甘粗糲迎養官舍晨羞進珍
錯必問所由來詭以餽遺對如是三日遂疑而却之緬
維曩哲百年有緜定奇溫之痛孝克抱終身麥飯之悲
今僕服御豐腆已過先人若旣失菽水之養於前而猶

必甘旨自奉於後竊所未安一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食有品節皆無故不特殺故聞聲見死惟恐傷仁今德慚食粟而多方治食單羅水陸竭飛走不遺鉅細以我舌腹橫戕物生聶切炮燖血刃膏鑊雖由代割蝡動宛在每憶彥倫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賖二語曷勝惻然何如霜菘露葵庶草無知供盤意坦二也儉可近仁縱能敗禮其幾先由切近饔飧爲朝夕所需於此求精濳靡不覺常見中人之家有饕餮者輒耗其產夫口體之欲豈有定則或桉列二韭欣然自足或日費萬錢猶嫌下箸非嗜好懸殊趨所便習耳匱不足生於侈豪門之庖暴殄干戾盈虛相倚卽爲乏傒伏機理

有必然者昔有廉使以食酒肉得否問南嶽馬大師師荅曰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旨哉斯言毋寧從菲庶幾可久三也人之藏府各有攸宜北地習肥羶南方尙鮮麗受大者啖可兼人中褊者日堪一飽未可槩論也僕自少壯迄今頗無饞名早餐勉及二卵午膳不盡半簋偶浹日宴飫必患河魚之疾翦蔬脫粟差覺相安是知三牲八簋實命不同藜藿之腹未許過分四也食色天性而食欲中人尤甚高臥而預謀適口果腹而猶憶嘉殽既辦豐瘠復研旨否調和劑量竭慮殫思所歷祇三寸喉奚營營若是古德以四大之身爲飢瘡是食乃療飢藥耳但能充虛接氣美惡略同未聞刀圭湯液

更容擇味傳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
謂其以小體累大體也僕欲就悅口之私爲制心之徑
抑甘返淡始勉漸安然而歠醨絮羹猶於其中未泯愛
憎分別乃知一節之微以理勝欲如此其難何況大者
耶假自治匪曰矯情五也或曰子言良是然考之禮王
齋日三舉舉者殺牲盛饌也子所爲齋何反是耶曰然
哉然哉齋之爲言齊也言莊一其心以致敬也酒能亂
性五辛氣濁劣皆戒之故魯論曰變食祭統曰防其邪
物訖其嗜欲也果能如古人之心齋何妨鼎養以助精
氣否則神志昏雜而徒以老饕爲合禮寧非昧本而知
末耶或曰然則鄉黨一篇不厭膾割內則所載特詳謝

脩何歟且古者七十非肉不飽所以養老也若斷除焉不虞枯槁乎曰豫稱作甘性味中和天所以養人而令壽考也若夫血氣之屬必有偏勝兇含知覺悉怖死傷一經刀刃暴氣入焉驚哀慘忿流注偃體水淫火猛皆足釀毒就令食之得宜不過澀飢膚而增壯殞無補祕明倘無以節宜之必且召疾是以習膏粱者性易驕玩五味者口多爽昔人以甘脆肥醲斥爲腐腸之藥焉若夫賓祭辨殺體饌養潤先王以飾禮而教孝寧爲餔啜者溢觴耶易云大烹以養聖賢爲崇德宜然耳非聖賢自愛大烹也虞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孔子蔬食飲水樂在其中設二聖以窮約老寧必效膚夫之羨脂膏而

求貳膳哉雖然禮必由於性之所近事各行其心之所安僕非概以此繩世也夫果志不在食卽牲牢日御豈攖其懷若沾沾屬厭則若流致誚饘粥亦可生貪何必嘉饌天下豈少飲食之人斯卽告以貞頤將褎如充耳而庸有當乎且何謂知味知飲食之正也豪貴之子未嘗因擁腴而悉致耆齡輿賤之夫不聞以享薄而遂多短折理甚易明必如子言是猶韓子所云訾醫師之以昌陽引年而欲進其豨苓也已

有見此文而難者曰上古茹毛飲血人盡食肉未爲貪味而造業也易腥爲熟亦猶行古之道耳雖恣所欲庸何傷曰此遁辭矣獉狉之世未有田農弱肉強

食同於豺虎天以相忍之不可以久世道也故誕降嘉種粒食與焉而又蒔百蔬以佐五穀於人可爲厚矣古非啜毛血則不生今但飽蔬穀卽不死寧一軌耶夫古何可復宓犧氏制儷皮媒妁以重婚姻周公慮一姓之嫌而娶必異族皆所以節人情也今有人焉野合漁色類鳥獸之無別而曰我追循古因提之化也將不以爲罪乎若必以窮極口腹爲復古何異于是難者乃語塞而退

雜喻一

吳王夫差好劍客有進劍者登陛王發而視之其色黝然布物而提之無有間也王曰嘻客誤矣寡人之國純

鉤懸於庭厲鏤陳于饒周之昆吾楚之龍泉越之湛盧紛錯于武庫陸剸虎兕水截蛟鼉肉試不恭金試不撓寡人之所寶多矣今子之劍鉟刀也嘗客語矣客曰嗟乎臣之劍乃利甚夫王之爲劍也召風胡命歐子熾火爲冶鑄鐵爲鍔沃水以淬錯石而礪斷髮剪指凝文運鏤青然而試之以快于物而已雖然可以決于夫之首不可以破一人之心可以劃至剛之金玉不可以砭至柔之謀慮日挺而嘗必有所挫臣之劍不然臣之劍無敓以爲煅不勁以爲力淬之於涵濡之瀆厲之於脂韋之側出陽入陰匪耀而明其精也百錬其曜也無形其用之也人亦不得而見其鋒之所爭今夫越王棲于會

稽之上潛于江湖之間臥薪嘗膽包羞蒙垢謀欲一報其斂鍔藏銳陰欲快意于大王者深矣是鋸刀也臣固知王之以利爲利而不知不利之利也吳王曰善卒不能用三年乃爲越滅

雜說二

天之明莫如日月物之明莫如鏡臨日月者影退焉臨鏡者形進焉日月出我者也鏡納我者也出人者利于人納人者利其身出人者動而勞以用爲用者也故利于人納人者靜而逸以不用爲用者也故利其身今夫火日月之象也今夫水鏡之象也燃火而幕之雖無風而熖搖焉其性動也盂水而澄之終日而可以無波焉

其性靜也攪而勞之形之入亦不肖故水之明不如鏡日月有光而鏡無光日月發乎外而鏡虛乎中也故曰唯靜者能知于未形

雜喻三

縣衡而平之可以勝千鈞不可以益銖兩厲刃而捷之可以斷竪木不可以斷敗絮君子之于世也於任定其量於用求其宜定其量者安焉求其宜者效焉人之觀于弈也離而度之則多中入而謀之則恒乖得失之私眩之也奕秋則不然無必欲勝之心而後能勝之若無所與于其中而後能明之其自審也其人不能紬也善酌人者不及其竿而止盈之而又趨酢焉其不傾也勞

矣

雜喻四

以輪行遠輪所以運車亦所以覆車以法治天下法所以齊民亦所以錯民轂以含軸而利轉故虛之軸以湊轂而直指故疏之牙以包轂輻而抱固故揉之輪兼三者而後行杼之倅之又有宜焉故行者輪也所以行者機也使車受機之旋轉于輪之外不使受輪之斂軋于機之外治天下亦猶是矣

雜喻五

支離先生種木于南山之陽三年而可拱北過蔿華子而觀焉其植蔚然也蔿華子曰噫先生之植幾年矣先

生亦憊矣吾秋沃之而春榦焉吾行山之下而掎者栟者㩶者櫨者皆吾材也浸假而巨室者謀于是先生盍舍而爲我支離先生色然曰吁咈乎哉子惡知物子之于物也將觀其成乎抑觀其敗乎將觀其成以至于敗乎抑觀其不敗以迄于成乎夫物期可可期盡盡期用用期完始于速而致之則速之矣遠之而及于所程則有人事之絀速之而踰于所程則有天道之患且吾聞之以力相鬭者害氣而不害力以才相角者勝識而不勝才爲子之爲而得焉則矜爲子之爲而不得焉則懟是病其氣與識也𣝗薪而斯之二之則可挾四之則可握矣故君子之於世也儲器莫如難應用莫如易辭辱

莫如早取榮莫如遲